

弱勢關懷

從諒解與反省出發

湯靜蓮¹

本文作者向讀者介紹「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理念與工作，這是台灣基督徒機構從事弱勢關懷的一個範例。

前言

何謂弱勢？為什麼需要關懷弱勢族群？

在台灣，對社會福利開始重視不過是近廿年來的事，「弱勢關懷」這個名詞，也是這些年來才為大家所熟悉。不過，多數人還是對「弱勢族群」的定義並不清楚，往往有某些人或團體也為了獲取大眾關愛的眼神，而發出「我們也是弱勢族群」這樣的聲音。

究竟誰才是所謂的「弱勢」？為什麼我們應該要關懷弱勢族群？

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看所謂的弱勢族群，指的應是某一特定群體，例如老人、兒童、婦女、身心障礙者、窮人、原住民等，他們在整體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果上、政治影響力上，或角色地位上，處於較不利的地位，因而需要特別被照顧和協助。

舉例來說，以善牧基金會主要服務對象的女性而言，由於

¹ 湯靜蓮修女，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

傳統觀念的壓抑、生理上的差異等因素，相對於男性，多數女性在經濟能力、教育程度、家庭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參與等方面明顯處於弱勢，有些女性甚至遭遇像家庭暴力、性侵害、遺棄等諸類的嚴重傷害。因此，在消極層面，爲了保護受害女性，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在積極層面，爲了還給女性應有的權益與尊嚴，社會有必要關懷女性的處境。

從消極到積極的關懷行動

但，從消極到積極，台灣社會一路走來卻受到許多的挑戰。猶記得十三、四年前，善牧初來台灣時，正值台灣社會雛妓問題最嚴重的時期，由於這些未成年少女多是被賣、被騙而誤入火坑，且在妓女戶中遭受到非人的待遇，因而引起全體社會高度同情與同仇敵愾，凝聚了「救援雛妓」、「討伐人口販子」的集體意識。就在那時，善牧接管了教區的「德蓮之家」，專門收容安置這一群甫脫離夢魘的不幸少女。

可是僅僅十多年的時間，台灣少女從事色情相關行業的比例不降反升，只是擺脫了「賣身」的悲情色彩，以檳榔西施、紅茶辣妹、酒店公主、色情電話服務小姐等面貌出現，業者以高薪、物質享受來引誘少女自願從事。這難道不是對無知少女的剝削嗎？但在扭曲了的社會價值觀下，業者不以爲是，少女也不以爲是，多數社會大眾雖然不以爲然，卻也無可奈何，於是，整個社會幾乎是任由這些嚴重傷害人性的情形氾濫，腐蝕我們的青少年。

這樣的現象呈顯出的心態是，我們很容易對別人的苦難投以關懷，但卻忘了更進一步的對造成苦難的因素做更深的關注與反省，以致於問題難以有更全面性的改善。

以台灣的身心障礙福利爲例，身心障礙福利法從 1980 年

制訂迄今，在身心障礙人士、殘障團體強力爭取下，歷經三次修法，才擺脫了救濟的色彩，而強調保障身心障礙人士就業、就醫、就學、就養等等的權益。可是，當相關的法令實施後，卻招致了一些反彈，例如，有些慈善捐款不落人後的企業，拒絕依法律規定雇用一定比例的殘障員工，理由是身心障礙者「不能勝任」或「有損公司形象」。這些企業忘了，身心障礙者應先享有和一般人相同的就業權利，才能自力更生，不須仰靠他人的救濟施捨過活。

在善牧的婦女工作上也有類似的體認。一個被先生打得滿身是傷，甚至生命垂危的婦女，很容易獲他人的同情、幫助，可是，當我們更深一層地去宣導兩性平等、婦女權益等根本性的理念，希望對類似問題加以預防時，卻非常不容易。我想，拒絕接受這些觀念的人或許也沒有想過，當兩性愈不平等，當女性權益不能被公平對待時，婚姻暴力事件是絕不會減少的。

在家庭暴力事件中，最常聽到那個打人者（通常是丈夫）說：「我管教我自己的老婆，關別人什麼事？」這樣的想法便是將妻子視為自己的所有物，不尊重妻子的獨立人格，除非改變他的想法，否則暴力不會停止。我們也碰過一些婦女長期忍受先生的暴力相向，問她為什麼不逃？她說害怕自己帶著孩子離家後無處可去，淪落街頭，她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房子，長期持家又與社會嚴重脫節，連自信也沒有了。面對一無所有、茫然無依的未來，她又怎能不恐懼、不猶豫呢？從這樣的情形我們可以了解，關懷家暴受害者，減少家暴事件發生，單靠彌補性、救濟性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諒解與反省的愛

消極的關懷很容易，只是不斷地「給」；但積極的關懷，

卻要我們做到不斷地「愛」。那樣的愛，就如此次和好 2000 運動中所說：「真實的愛是由心底深處，去諒解每一個眾生的痛苦」。有諒解，我們才能看到問題的根源，才能尋找問題的答案，才能知道如何分擔別人的痛苦，在最需要關懷的地方付出我們的關懷。

對於這一點，我們在近三年來善牧所推動的中輟生關懷工作中有很深的體會。剛接觸中輟生的人大概很難不被他們嚇到，僅僅十三、四、五歲的年紀，稚氣未脫的臉龐，卻幾乎個個都是抽煙、染髮、出言不遜。說謊、吸毒、偷竊、賭博、打架鬧事、未婚懷孕、躑家等問題行爲，在他們身上層出不窮。

爲什麼這些孩子犯錯？甚至天天犯錯？當我們實際地與這些孩子朝夕相處，他們的信任與分享，讓我們領悟到中輟背後所隱藏的，往往是世代累積的痛苦。他們父母的婚姻狀況不是離婚，就是外遇或婚姻不協調；父母又必須各自面對配偶的暴力行爲、吸毒、酗酒、自殺、失業、疾病等困擾，他們的手足有絕大部分也曾輟學或正輟學當中。輟學的事實只是一個警示，它告訴我們這個孩子和他的家庭都正承受著他們還沒有解決的生命難題。

如果我們不去諒解這些孩子，反省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一定很難接受他們，也會很容易對他們失望，然後告訴自己說：「夠了，我已經盡力了。」缺少了諒解和反省，再多的關懷都是不夠的。

每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透過諒解和反省，不單只是激發我們有愛的動力、愛的真誠，更重要的是，也能讓受關懷的一方體認到自身的價值，進而以自己的力量站起來。

多年來，善牧所運用在個案身上的輔導理念「復原力」，可以充分說明這點。所謂的「復原力」，指的是個人所具有的一種能力，能在面對生命中種種艱困的狀況時，依然能表現良好。我們相信，在每個人身上都有許多潛力，只要適當地引導與開發，都可以幫助人拒絕毀滅、抗拒崩潰，為自己的生命做較好的選擇，所以，我們所做的，不是改變生命，而是嘗試讓人重新體認自己的價值和能力。我想，這樣的關懷才能真實而深刻吧！

最後，我要以《在生命的泥沼中成長》一書（善牧基金會出版）中，一位安東尼修士（Anthony bloom）所做的一段默想來做為本文的結尾，他提醒我們，除非我們有純潔的心、純潔的意向和開放的態度，否則我們無法在每個人身上看見天主，那麼我們所付出的一切關懷，很可能都只是為了成就自己，而非成就他人。

「我們注視一個人，

除非看見他內在所有的美，否則不可能幫助他，
如果一直找他的錯誤、醜陋、扭曲，對他毫無助益。

基督注視每一位祂遇到的人，

注視娼妓、注視盜賊，

看出其中隱藏的美，

這美可能已遭到扭曲、遭到破壞，但仍然是美。

基督所做的，就是把這美呼喚出來……

這是我們在人際關係上必須學習的。

要這樣做，

必須先有一顆純潔的心、純潔的意向、開放的態度，
因為我們並非經常如此……

這樣，我們才能聆聽、注視、看見隱藏的美。

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每人都像個受損的聖像。

如果我們這些聖像受到時間、環境的損傷，
遭到人類仇恨的污辱，
我們要以尊敬、溫柔、傷心來療癒。
如此，我們就不會先注意受傷的事實，
而會注意受傷的不幸；
我們就會一直看遺留的美，而不光看失去的美。
這就是我們在面對每一個人時必須學習的。」